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4) / 罗治华 吕 伟 选
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俄苏意日等国卷)
ISBN 7-81029-448-2

I. 西·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1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山日报社书刊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125 字数 9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0 ~ 20000 册

全卷 22 本 总定价 88.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灯塔看守人	显克微支 (1)
音乐迷杨科	显克微支 (20)
一件背心	普鲁斯 (29)
捉迷藏	弗拉胡查 (41)
第一次和父亲上教堂	拉查莱维奇 (47)
孩子与老人	参卡尔 (70)
一个塞克列女人	约长伊 (74)
七个铜板	莫里兹 (91)
新故的羊羔	米克沙特 (98)
害人郎中	聂鲁达 (107)
巴拉顿湖畔	哈谢克 (116)
未收的麦田	埃林·彼林 (122)

灯塔看守人

显克微支

—

有一次，离巴拿马不远的阿斯宾华尔岛外的灯塔看守人忽然失踪了。因为他是在暴风雨发作的时候失踪的，所以大家疑心这不幸的人是行走在灯塔所在的那个石骨嶙峋的小岛边上，被一个浪头卷去了。到了第二天，一向系在山凹里的他的小船都找不到了，于是这种猜测似乎就格外近情。灯塔看守人的职位空了出来，这是必须赶紧补派的，因为这个灯塔，对于本地的交通，以及从纽约到巴拿马来的船舶，都极为重要。蚊子湾里又多砂碛和礁石。在这些礁石中间，白天行船，已是很不容易；而到了夜间，尤其是因为在这热带的烈日所灼热的海面上常常升起浓雾，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时候，给许多船舶作唯一的向导的，便是这座灯塔。

找一个新的灯塔看守人，这是驻巴拿马的美国领事的任务，而且这任务竟也不小。第一，因为绝对必须在 12 小时之内物色到这样一个人；第二，这个人必须是非常忠诚小心的——因此当然就决不能把第一个来应征的人便贸然录用，

而最后一个理由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应征候补。灯塔上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它对于那些喜欢过懒散自由的放浪生活的南方人，可以说是毫无吸引力。这个灯塔看守人差不多就等于一个囚犯。除了星期日以外，他不能离开他这全是石头的小岛。每天有一条小船从阿斯宾华尔岛上给他送粮食和淡水来，可是马上就开了回去。在这个面积不过一亩的孤岛上，再没有别的居民了。灯塔看守人就住在灯塔里，按照着规律管理它。在白天，他悬挂各种颜色的旗帜来报道气象，在晚上，他就点亮了灯。他必须爬上四百多级又高又陡的石级，才能到达塔顶上的灯边，有时在一日中还得上下好几回，要不是这样，这也就算不得艰苦的工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僧人的生活，实际上还不止此，——这简直是一个隐居苦修者的生活。因此，无怪乎那领事艾沙克·法尔冈孛列琪先生要非常着急，不知道打哪儿去找这么一个有耐性的继任人；而就在这一天，竟意想不到的有一个人来自荐继任此职，法尔孛列琪先生的快乐如何，也就很容易了解了。来者是一个老人，约有 70 来岁了，但是精神矍铄，腰背挺直，举止风度，都宛然是一个军人。他的头发已经发白，脸色黑得像一个克里奥尔人，但是看他那双蓝眼睛，可知他决不是一个南美洲人。他的脸色有些阴沉和悲哀，但却显得很正派。法尔孛列琪先生一眼就中意了他。只要盘问他一遍就成了。因此就有了底下这一番问答。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个波兰人。”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做事？”

“做过好多事，没有一定。”

“可是一个灯塔看守人是要肯长住在一个地方的。”

“我正是需要休息啊。”

“你办过公事没有？有没有公职人员的证明文件？”

这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一块褪色的绸子，好像从一面旧旗上撕下来的的一条。他把这个绸包解开来，说道：

“这些就是证件。这个十字勋章是在 1830 年得到的。这第二个是西班牙的勋章，我从卡罗斯党战争里得到的^①；这第三块是法国勋章；第四个是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此后我又在美国跟南方打仗；可是这一次他们没给勋章。”

于是法尔亨列琪先生拿起那张文件来看。

“哦！史卡汶斯基？这是你的名字吗？哦！在短兵相接的时候，缴获两面旗。你真是个勇敢的兵士了。”

“我也能够做一个忠诚小心的灯塔看守人。”

“做这件事是要每天好几回爬上塔楼去的。你的腿够不够劲？”

“我就是凭两条腿穿过大平原^②走来的。”

“你懂不懂海事？”

“我在一条捕鲸船上做过三年事。”

“你倒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做过了。”

“我没有懂得的就只有一个‘安静’了。”

“为什么？”

老人耸耸肩膀道：“这就是我的命啊。”

“不过我总觉得你去看守灯塔，似乎太老了。”

“大人，”这个应征者忽然神情激昂地说，“我已经流浪得很疲倦了。你知道，我做过的事情也不少了。这是我心里热烈想望着的一个位置。我现在老了，我要的是休息。我得

对自己说：‘你得在这里耽下去，这是你的港口了。’啊，大人，这件事情现在全得仰仗你。倘到将来，恐怕不容易碰上这么个位置。现在我恰巧在巴拿马，这是多么运气！我求求你——看上帝面上，我好比一只漂泊的孤舟，万一错过了港口，它就会沉没了。如果你愿意使一个老人得到幸福——我可以对你发誓，我是忠实的，但是——我已经厌倦于这样的流浪了啊。”

老人的蔚蓝的眼睛显示出一种真挚的祈恳的神色，使这位心地淳善的法尔亨列琪先生感动了。

“好吧，”他说，“我就录用你。你去做灯塔看守人吧。”

老人脸上透出了莫可名状的喜悦。

“谢谢你。”

“你今天就可以到灯塔上去吗？”

“可以。”

“那么再会吧。还有一句话，万一有什么失职的情形，你就得革职的啊。”

“知道。”

当晚，当太阳在地峡彼端沉下，一个阳光辉耀的白天已经消逝，马上就接上了一个黄昏的夜晚，那新任的灯塔看守人显然已经就职了，因为灯塔已照常把明亮的光映射在海面上。夜色十分平静，是真正的热带景色，空中弥漫着澄澈的雾，在月亮四周形成了一大圈柔和而完整的彩晕；大海只因潮水升涨而微有动荡。史卡汶思基立在露台上，从下面看上去好像一个小黑点。他努力想收束他的种种思想，以接受他的新职位，但是他的心绪紧张得竟不能有序地思索。他此时的感觉，有些像一头被追赶的野兽，终于在人迹所不能到

的山崖或洞窟里，获得了藏身之处。他终于获得了一个安静的时期，安全之感使他满心都洋溢着说不出的幸福。现在，在这个小岛上，回想从前种种的漂泊，不幸和失败，简直可以付之一笑。他实在像一只船，帆樯绳索，都被风暴所摧折，从云端里被抛入海底里了——一只被风暴打满了波浪和水花的船，但它还是曲折前进，到达了港口。当他把这种风暴的情景，和如今正在开始的安静的未来生活相比较的时候，这种惊涛骇浪便在他心头迅速地一一映现。一部分惊险的生活，他曾对法尔李列琪先生说过了；但是此外还有无数别的没有提起。原来他命运很坏，每当支起篷帐，安好炉灶，正想作久居之计，便总有大风吹来，摧倒他的木桩，熄灭他的炉火，逼得他归于毁灭。现在从灯塔的露台上看着闪烁的海波，他想起了平生经历过的种种旧事。他曾经转战四方，而在流浪之中，又差不多什么事情都做过。由于热爱劳动和正直无私，他曾不止一次地积蓄过一些钱，但是尽管他能未雨绸缪，尽管他怎样小心谨慎，他的积蓄总还是分文不剩。他曾在澳洲做过金矿工，在非洲掘过钻石，又曾在东印度做过公家的雇佣兵。他又曾在加利福尼亚经营过一个牧场，——旱灾来破坏了他；他又曾在巴西内地与土人贸易，可是他的木筏在亚马逊河上撞碎了；他孑然一身，手无寸铁，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在森林里流浪了好几个星期，采拾野果为生，随时都可能葬送在猛兽的嘴里。后来，他又在阿尔干萨斯州的海仑那城中开设一家铸铁厂，不幸碰上全城大火，他的厂也付之一炬。此后他还在落矶山里给印第安人捉去，幸而遇到加拿大猎户，仿佛是个神迹似的，把他搭救出险。最后，他在一只往来于马希亚及波尔多之间的船上做水

手，又到一艘捕鲸船上充当渔师，这两条船都是出事沉没的。他在哈瓦那开过一个雪茄厂，当他生黄热病的时候，被他的合伙者卷逃一空。最后他才来到阿斯宾华尔，或许这是他失败史的终点了——因为在这个石骨嶙峋的荒岛上，还有什么能来打扰他的呢？水，火或人，全都扰他不到。但是从人这方面，史卡汶思基一生并没有受到过很多的迫害；因为他所遇到的，毕竟还是善人多于恶人。

但是在他看来，宇宙间地，水，火，风四种原行却仿佛都在迫害他。凡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是他的命蹇，于是解释他的种种遭遇，都以此为根据。到后来，连他自己也有些变成偏执狂了。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而仇怨的手，在一切的陆地上或水面上到处跟着他。然而，他并不高兴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只有当人家问到他，这只手可能是谁的，他才神秘地指着北极星说道：“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的确，像他这样接二连三的失败，真是古怪得很容易逼死人的，尤其对于一个已经饱受过这些失败的人。但是史卡汶思基有的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坚忍，还有一种从心地正直里来的极大的镇静的抵抗力。从前他在匈牙利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因为不肯向人求饶，不愿抓住人家意在搭救他而给他的鞍蹬，因而身上受了许多剑刺。他的不肯向忧患低头，也正是如此。他正如爬上一座高山，勤奋得像蚂蚁一样。虽然跌落了100次，他还是安静地开始第101次的攀爬。他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畸人。这个老士兵，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烈火中的锻炼，苦难中的磨砺，但是却还有着天真的童心。当古巴大疫的时候，他之所以害上黄热病，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许多奎宁丸完全施舍给病人，而自己不留一颗的缘故。

他还有这样一个卓越的品质——在这许多失意事之后，他还是满有信心，毫不失望，以为将来一切自会好转。在冬天里，他反而精神抖擞，还预言着未来的大事。他很耐心地等待着这些大事，整个夏季就在想想这些大事中过完了。但是冬季一个个的消逝，而史卡汶思基还是一无所遇，惟有头发却雪白了。终于他老了，渐渐失去了他的精力；他的坚忍逐渐衰颓了，从前所有的沉静也变成多感了，于是这个千锤百炼的兵士竟变成了一个触处生愁的人。此外，在任何情景中——例如看见了燕子，像禾花雀似的玄鸟，山上的雪，或是听到了旧时的悲歌，他常常会感触起深刻的乡愁，因而人也渐渐地憔悴下去。最后，只剩了一个念头在支配着他——那就是希望休息。这念头完全支配了这个老人，把他所有别的希冀和欲望全都吞没了。这个仆仆风尘的流浪人，除了想得到一角平安的地方，以静待天年之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宝贵，更值得希冀的事情了。或者，尤其是因为他被命运驱策，流徙于天涯海角，使他忙碌得不遑喘息，于是以为人间最大的幸福，便只是不再流浪而已。这种菲薄的幸福，实在是他应该可以享受到的，但是因为他失意惯了，所以他的想望休息，正和一般人之想望一件绝不容易办到的事一样，因此他简直就不敢有此希望。如今在 12 小时之内，他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像有人替他从业间百业中挑选出来的职位。所以我们就无怪乎他在晚间点了灯之后，就好像目眩神迷，——心中自问着这究竟是不是真的，而竟不敢回说是真的了。但同时，当老人在露台上一点钟一点钟的立下去，现实却给了他显著的证明。他呆看着，于是自己也相信其为真事了。他好像还是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海。灯上的凸透镜在乌

黑的海面上投射了一道巨大的三角形光亮，在这以外，老人的眼光所及，完全是远远的一片神秘而可怖的黑暗。但这遥远的黑暗好像在向着光亮奔来。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的黑暗中翻滚出来，咆哮着一直扑到岛脚下，于是喷溅着泡沫的浪脊，在灯光中闪耀着红光，也看得清了。潮水愈涨愈高，淹没了沙礁。大洋的神秘的语声，清晰地传来，愈加响亮，有时像大炮轰发，有时像森林呼啸，有时又像远处人声嘈杂。有时又完全寂静；既而老人的耳朵里，听到了长叹的声音，或者也像一种呜咽，再后来又一阵猛厉的大声，惊心动魄。终于海风大起，吹散了浓雾，但却带来了许多破碎的黑云，把月亮都遮没了。西风越吹越紧，海涛怒立，冲激着灯塔下的石矶，水花直舐着基墙。这是有一场风暴在远处开始发作了。昏黑而纷乱的海面上，有几点绿色的灯光正在船桅上闪烁。这些绿点儿正在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飘摇不定。史卡汶思基走下塔顶，回到自己的卧室里。风暴开始在咆哮了。在塔外，船里的人正在与夜，黑暗及浪涛相斗争；而塔内却是安逸与平静。便是风暴的吼声也不能侵入这坚厚的墙壁，只有单调划一的时钟滴答声，在诱使这个疲倦的老人颓然入梦。

二

一小时又一小时，一日又一日，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航海者都说，当海上风暴大作的时候，常常听到黑夜中有呼唤他们名字的声音。如果这大海的幽冥能够这样呼唤，那么当一个人老起来的时候，或许在另外一个更黑暗更神秘

的幽冥中，也会有呼声来召唤的吧；一个人愈厌倦于生活，便愈觉得这些呼声的亲热。但是如果要听到这些呼声，就需要安静。况且，老年人大都喜欢离群独处，好像先已有了入墓之感。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座灯塔也就一半等于坟墓了。没有比灯塔上的生活更单调的了。倘使有年轻人肯来担任这个职务，他们一定会随即就跑掉的。所以看守灯塔的大概都不是年轻人，而且还有些忧郁好静，不涉世务的人。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偶尔离开灯塔，身入人丛，他总是踽踽独行，好像一个酣睡初醒的人。在普通的人生中，有种种细密的观感会指示人们去适应一切世事，但灯塔上却并无这种观感。一个灯塔看守人所能接触的，惟有一片苍茫高远的海天，漫无圭角。上面是浑然的天，下面是浩然的水；而这个人的心灵便孤独地处于这二大之间。在这种生活中，所谓思想，简直就只是不断的默想。而且也没有一件事情能把灯塔看守人从这种默想中警醒过来，即使他的工作也没有这能力。今天与明天完全一样，正如串索上的两颗念珠，只有天气的变换，总算形成了惟一的不同。但是史卡汶思基却觉得这是生平最幸福的生活了。他黎明即起，早餐后，揩抹好灯上的凸透镜，于是坐在露台上，远望海景；他的眼睛永不厌倦当前的景色。在这浩大的蓝宝石似的洋面上，总看得见有好几群饱满的风帆，在阳光中闪耀，明亮得使人目眩。有时，还有许多船只，趁着所谓贸易风，排着长长的队伍，鱼贯而来，好像一串海鸥或信天翁。红色的浮筒在微波上徐徐漂荡。每天午后，总有许多浅灰色的像鸟羽似的烟，一阵一阵地从帆篷中间升起。这便是从纽约载了客人和货物到阿斯宾华尔来的轮船，航程所过，船后的浪花，曳成一条泡沫的

路。在露台的那一边，史卡汶思基可以看见阿斯宾华尔全市及其忙忙碌碌的港口，港口帆樯林立，舢舨相接，再远些，便可见城中白色的屋宇及高耸的塔楼，都了如指掌。从他的灯塔顶上看来，那些小屋子就宛如海鸥的巢，船舶都如甲虫，而人在白石的街上行走，却像点点的黑子。清晨，和缓的东风吹来了一阵喧哗的市声，其中以轮船的汽笛最为响亮。到午后六时，港中一切动作渐次停息下来，海鸥都躲到岩穴里去；波浪渐渐衰弱，好像有些懒倦了；于是在陆地上，在海上，以及在这灯塔上，一时都归于寂静，不受任何喧扰。波浪退落之后，黄沙滩闪着光，在这汪洋大水上，宛如一个个金色的斑点；塔身在蔚蓝的天宇中，显得轮廓分明。一道道的夕阳从天空中照射在水上，沙滩上和崖壁上。这时候，便有一种十分甜蜜的疲倦侵袭了这老人。他觉得现在所享受的休息真是最美妙的；当他一想到这种美妙的休息可以尽他继续享受下去，便觉得心满意足，毫无缺憾。

史卡汶思基给他自己的幸福陶醉了，而且，因为一个人对于改善了的境况很容易满足，所以他渐渐地有了信仰与希望，他心想世上既有人为残废人造屋，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终于也收容了他的残废人呢？一天天的过去，他对于这种思想愈加坚信了。这老人对于他的灯塔，灯，岩石，沙滩，和孤独的生活，都已渐渐熟习。而且他对于那些巢居于岩穴中的，每到薄暮时便飞集到塔顶上来的海鸥也熟习了。史卡汶思基常常将残余的食物丢给它们，不久它们就驯服了，此后每当他给它们喂食的时候，便有一大阵白翅在他周围飞扑，于是老人在这些海鸟中间走来走去，正如牧人在羊群中间一样。退潮的时候，他便走到沙滩低处，拾取潮汐所遗留下来

的美味的玉黍螺和绮丽的鹦鹉螺。月明之夜，他便到塔下去捕捉那些常常成千累万地游到岩石里来的鱼。后来，他竟深爱着这些石矶和这个小岛了。这小岛上并无树木，只是到处生着许多分泌出粘脂来的丛莽，但是远景甚美，尽足以给他弥补缺憾。下午，如果天气非常晴朗，他可以看见那林木茂翳的整个地峡的全景。在这种时候，史卡汶思基就好比看到了一个大花园——一丛丛的椰树，巨大的芭蕉，夹杂着像一个个华丽的花束，纷披于阿斯宾华尔万家屋宇之后。再远一些，在阿斯宾华尔及巴拿马之间，还有一个大森林，每天清晨及薄暮，都有蒸气升腾在这上面，凝结成一重红雾。——这个森林脚下积着死水，上面缠绕着古藤老蔓，无数巨大的兰草，棕榈，乳汁树，铁树，胶树，充斥其间，发出一片林海的声音；这是一个真正的热带森林。

从望远镜中，老人非但能看见这些树木和阔大的香蕉树叶，他甚至还能看见成群的猿猴和巨大的鸛鹤，还有鹦鹉，不时成群地飞起，竟像一曲彩虹围绕在这茂林之上。史卡汶思基对于这种树林很是熟悉，因为他在亚马逊河上碎舟之后，曾在类似的林莽中流浪过好几个星期。在这种外表奇丽可亲的树林中，他看见有不知多少危险和死亡隐伏着。在夜间，他曾听到过附近有猿猴哀号，猛虎怒吼，又曾看见过蟒蛇像藤蔓一般缠绕在树身上；他还知道在这种沉寂的森林中的沼泽里，充满了电鱼与鳄鱼；他又知道在这种未开垦的荒野里，人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在这种地方，就是一片树叶，也比人大上十倍——总之，这是个充满了吸血的蚊虫，水蛭和巨大的毒蜘蛛的荒野。他因为对这种树林生活有过经验，亲眼看见过，亲身遭遇过；现在他能够从高处远眺这些

荒野，欣赏它们的美丽，而自身不会受到它们的危害，因此就使他觉得格外快乐了。他的灯塔给他以万全的保护。只有在星期日，他才离开它几小时。那时他穿上了银钮扣的蓝色制服，胸前挂上了他那些勋章。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他听见那些克里奥尔人都在窃窃私语道“我们有了一位可敬的灯塔看守人了，他虽则是个洋鬼，却不是个异端。”^③老人听了这话，昂起了他的乳白色的头，不免有些傲色。做完弥撒，他立刻就回到他的小岛上去，而且心中非常愉快，因为他对大陆还不很放心。在星期日，他还在城里买了西班牙报纸来看，或者向领事法尔冈李列琪先生那里借看《纽约先驱报》；在这些报纸上，他急切地寻找着欧洲的新闻。所以这可怜的老人的心，虽然在灯塔上，却一直在怀念他那在另一半球上的故乡。有时，当供给他每天粮食饮水的小船来时，他也下塔去和港警约翰生闲谈。但后来他好像有些害羞了。他不再进城去看报，也不再下塔去跟约翰生谈政治了。这样地过了好几个星期，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他也不见一个人。放在岸上的食物，过一天就不见了；灯光也仍旧每晚都照耀着，正如旭日每晨从这一片海面上升起来一样地准时不误；只有这两件事情，表示老人还住在这个塔上。显然这老人已对于人世很淡薄了。但这也不是因为怀乡之故，而是由于，他连怀乡之心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对于史卡汶思基，这小岛就是他整个的世界了。久而久之，他就惯常地这样想，他将一辈子都不离开这个灯塔了，因为他简直已经记不起，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些什么。甚至，他竟变成一个神秘的人，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开始像小孩的眼睛一般呆望着，好像看定了远处的一个东西似的。当着四周这些异常单纯而伟大的

景色，这老人已消失了他的一己的感觉，他的存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逐渐与周围的云天沧海溶为一体了。如果问他的周围之外还有什么，他是一点都不知道的，只是无意识地有些感觉而已。最后，他就仿佛与这些天，水，岩石，塔，金黄色的沙滩，饱满的风帆，海鸥，潮汐的升降——全都化合做浑然一体，成为一个巨大的神秘的灵魂。他沉没在这中间，任其摇荡，恬然自忘其身；于是在他的逼仄的生命中，在这半醒半睡的状态中，他发现了一种伟大得几乎像半死的休息。

三

但是警醒的时候来了。

某一天，小船送来了淡水和食物，一小时后，史卡汶思基从塔上下来，看见平时照例的那些东西之外，还多了一个粗布包裹。包上贴着美国邮票，写着“史卡汶思基大人收。”

老人满心奇怪地解开包裹，见是几本书；他捡起了一本，看了一眼，随即放下；于是他的手大大地颤动起来。他遮掩着眼睛，好像不信似的，仿佛在做梦一般。原来这本书是波兰文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又是谁寄来的？起初，他分明已经忘记了当他初来做灯塔看守人的时候，他曾从领事那里借看《纽约先驱报》，看见报上载着纽约成立了一个波兰侨民协会，于是他立刻捐助了半个月薪俸，因为他在塔上没有什么用度。那协会里就寄赠他这几本书，以表示答谢。